

行走者

天池，一面时间的镜

王惠芳

一

八月的热浪将我们推向北方，五人同行，奔赴长白山之约。延吉机场细雨迷蒙，山风裹挟着松针与泥土的清香，清凉拂面。驶往二道白河的路上，远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。

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脚下，是二姐夫的老家，也是我们此行的落脚地。小镇四周溪流潺潺，其声琤琤。河水冰凉彻骨，只需将双脚浸入，顷刻间尘暑尽消。河面如镜，倒映着岸上的人间烟火。河岸两旁，老人们摇扇闲谈，孩童赤足嬉水，空气中交织着烤冷面的焦香、米酒的甜醇，俨然一幅生动的边城风情画。暮色中，我们围坐在河畔小店，尝一口冰凉的米酒，品一筷辛辣的明太鱼，任晚风将疲惫轻轻拂去。

我们五人兴趣各异。小妹钟情摄影，我与二姐偏爱散步，二姐夫则像急行军，步履急促，常领先众人，不时回头催促，声如洪钟。外甥则少年心性，热衷于用手机捕捉每一个精彩瞬间，每次分享照片时，他的眼神里都充满自豪感。此行的最大心愿，是攀登长白山，一睹天池风采。然而数日购票未果，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周边。

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比想象中更为幽深。踏入东北亚植物园，如步入时光隧道。阳光穿过层层枝叶，洒下斑驳光影，林间弥漫着草木腐朽与新生交织的馥郁气息。外甥忽然停下脚步，轻念标识牌上的字：这棵红松，已八百二十岁。我们仰头望去，树干需三人合抱，树皮皲裂如龙鳞，却依然枝繁叶茂，亭亭如盖。它静立于此，本身便是一段无言的岁月。

林间处处可见生命轮回：老树倒地化为新树的养料；嫩芽从腐木中探出，倔强地向阳生长。越往深处，路径越幽邃，手机信号渐渐消失，只听到脚步声、呼吸声与不知名的鸟鸣，在空寂的林中回响。我紧随队伍，突然明白古人为何称此为“神山”，置身其中，人不过是渺小过客，唯有时间浩瀚如海。而那天池，高踞于这时间之海的顶端，想必更是集千万年光阴于一瞬，静默如谜。我们穿行在这片古老的森林中，仿佛正一步步走向时间的源头，去赴一场与永恒之镜的约会。

二

十五道沟景区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，距长白县城约六十公里，离二道白河镇则有二百四十多公里。我们欣然前往，是因为二姐夫对其中的望天鹅景区绘声绘色的描述。

车上，小妹兴致盎然地询问细节。二姐夫娓娓道来，声调抑扬顿挫：“望天鹅山海拔两千余米，这座巍峨的山峰距长白山天池仅三十多公里，两者共成一道地质奇观。‘望天鹅’之名，源于其形似仰首远眺的优雅天鹅。”二姐夫说，“景区内的瀑布，或飞泻似练，声如奔雷；或涓涓如丝，潺潺若语。唯有亲眼所见，才能体会其内在神韵。”

前往十五道沟的路比预期更为曲折。山路十八弯，忽而急转直上，忽而陡降深渊。车行于悬崖峭壁之间，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清晰可闻，令人心惊。

鸭绿江沿岸风光旖旎，江水在阳光下闪着金光，山峦起伏，静谧得令人印象深刻，江风灌入车窗，带来湿润的水汽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抵达望天鹅景区入口。然而迎接我们的并非想象中的飞瀑与绿荫，而是紧闭的铁门上悬着一块醒目的告示：“暂停营业。”二姐苦笑一声，提议既来之则安之，不妨欣赏周边风光。

当晚宿于鸭绿江畔的长白县城。夜幕降临，江水在两岸灯光的映照下泛起涟漪，波光粼粼。中朝仅一江之隔，友邦近在咫尺，江水奔流不息，如同时间本身，从不为谁停留。

三

整装前往天池那天，天气晴好，微风拂面。车辆沿蜿蜒山路盘旋攀升，窗外植被更替，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，从阔叶林到针叶林，直至苔原与裸岩，色彩由浓绿转为苍翠再至褐黄，恍若穿越四季。

车停于天池观景平台，只见所有人都震撼无言。天池——这位神秘的女神，终于显露真容。湖面如镜，光滑如缎，清晰地映照着蓝天、流云与四周的巍巍青山。几座小岛点缀其间，如墨玉盘上散落的珍珠。我们静立，只闻风声猎猎。二姐举起相机又放下，轻声道：“这样的美，是带不走的。”最终无人拍照，只愿以眼入心，将这片绝世的蓝色深深烙印。

那抹蓝，蓝得如此不真实，像一块跌落在群山之中的天空碎片，纯净、深邃、永恒。它让我忽然想起童年时收集的糖纸，也是这般透明的蓝，被我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，视为珍宝。那糖纸的蓝，是易逝童年的短暂珍藏；而天池的蓝，则是亘古时间的永恒结晶。此刻，天池这块巨大的蓝宝石，又将被我收藏进了人生的哪一页书中？风吹过耳畔，仿佛带来历史深处的回响，是风声，亦是时间的流声。我猜想，千百年来，每一个如我一般有幸见到它的人，无论来自哪个朝代，属于哪个民族，心中必定都经历过同样的震撼与静谧。我们共享着同一份大自然的馈赠，也在同一面“时间的镜”中，照见自己的渺小与纯净。个人的悲欢、家族的旅程，与这亘古的山水相遇，便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。这一汪池水，仿佛成了一座连接着我微小生命与浩瀚历史的桥梁。良久，我才从这漫游中回过神来……

那晚回到二道白河，我们沿河散步。月光洒落河面，碎成万千银鳞，河水轻声流淌。我蓦然醒悟：原来这一路的风景——白河的清韵、森林的幽深、鸭绿江的苍茫，乃至望天鹅的遗憾——都像是天池这面巨镜四散的碎片，每一片都映照出一段时光，一种心境。而我们辗转追寻的，正是将它们拼合起来的那一汪永恒的蓝。

是的，有些风景一旦见过，便成生命的一部分，如镜永驻。长白山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清凉夏日，更是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生命的感悟，对时间深意的窥探。

人世间

四大爷的老黄牛

于心亮

四大爷的老黄牛死了，他心里挺犯愁，怎么处理呢？四大爷蹲在牛身旁掉眼泪，三十多年啊，比我孙子的岁数都大。我爸劝慰说：“黄牛这辈子跟着你享福了，不用难过啦。”说完喊来几个人，喊着号子把老黄牛抬上拖拉机，要拉去村外埋了。有人说黄牛剥了皮还能卖个钱儿，被四大爷用砍人的眼神吓得闭了嘴。不过也提醒了四大爷，四大爷用锯子把一对牛犄角锯了下来。

老黄牛是四大爷的父亲留下来的。老人临终前跟四大爷说：“这伙计给咱家出了一辈子力，你要好生待它，记住没？”四大爷说：“记住了，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待着它，爹，您老人家安心上路吧！”安葬完老人，黄牛就不吃食了，把四大爷愁得找来兽医站的人给它打吊瓶。四大爷常拉着我爸喝酒，一喝就喝高，一高就脱掉褂子比摔跤，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。后来四大妈说：“你俩不如去跟黄牛比试，谁把黄牛扳倒才算英雄。”四大妈只是顺嘴一说，没想到我爸和四大爷当了真，一喝高了就去扳着黄牛的两只犄角使劲，想着把黄牛摔倒在地上……害得黄牛也犯了神经过敏，一看四大爷和我爸喝酒，就在牛棚里事先刨蹄子！

埋掉了老黄牛，四大爷说：“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兄弟们喝酒去！”结果喝来喝去又喝高了，四大爷又拉着我爸去了牛棚，老黄牛不见了。四大爷问我爸：“牛呢？”我爸说：“不知道啊，夜儿来还看见了。”四大爷说：“既然在，怎么瞅不到？”我爸说：“不是有监控吗？看看去啊！”四大爷说：“我嫌那玩意儿费电，早关了，家里的……咱家的牛呢？”

四大妈说：“牛不是死了，你们抬出去埋了吗？”四大爷说：“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我爸拍着脑袋说：“想起来了，咱俩挖的坑儿，一起填的土。”四大爷说：“对对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老黄牛是被咱俩埋了……埋哪儿去了？”我爸又去拍脑袋：“埋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”四大爷说：“既然想不起来，那咱哥俩就出去找、找找吧！”

四大爷和我爸出了门，四大妈就唤家里黄狗：“元宝，跟着去，到时回来报信儿！”过了半个钟头，黄狗回来了。四大妈喊上我妈，俩人开着三轮车跟黄狗出了门，七拐八拐的，在一个草垛旁找到四大爷和我爸了，他们俩人搂抱着酣睡在一起，像在摔跤。我妈和四大妈有条不紊，把四大爷和我爸分别拖上自家的三轮车，然后像拉着两头老黄牛似的分道回家……

我爸睡够了，天也亮了。撩水搓把脸，去找四大爷，没找见，去村外找，在埋老黄牛的地方找见了。四大爷身上罩着霜，头发、眼睫毛都是白的。我爸递给四大爷一根烟，点上火，闷闷抽一口，四大爷说：“醒酒了以后，摸摸怀里两只牛犄角，我就想这伙计了……刚来我家时，我爹活着，它也年轻，犄角刚长出来，我跟它摔跤，它一顶我一个腚瓜儿！哈哈。”

抽完了烟，看完了头顶迁飞的候鸟群，四大爷和我爸起身拍拍腚，喊声打道回府。四大爷去摆弄他的韭菜棚，掀草帘子，通风换气；我爸去收拾他的果园儿，清理落叶，刮皮除虫，都有好多事儿要忙活……初冬的阳光把他们的身影扯得老弯老长，老哥俩像两头老牛默声不响地走在田埂上，拐一个弯儿，四大爷走向韭菜棚了。拐一个弯儿，我爸走进果园了。

一天活儿干完，日头也触了西山，我爸怀里藏瓶酒，悄悄潜进四大爷屋里。四大爷跟四大妈说：“瞅瞅去，元宝在外头叫什么？”四大妈出了屋，四大爷赶紧找两个茶缸，我爸把酒倒上，正好一瓶儿，随后俩人开始下五子棋，四大爷摆五个花生仁，我爸摆五个红枣儿，你杀掉我一个吃个红枣儿，我杀掉你一个吃个花生仁儿……你来我往，厮杀得难分难解！

棋盘上厮杀够了，俩人还是不服，要出屋找老黄牛摔跤。老黄牛没了，只剩下两个牛犄角，四大爷和我爸锯短老枣树两个枝杈，套上牛犄角，然后又吆吆喝喝开始摔跤……我爸说：“谁说老黄牛没力气了，这不还站挺直溜的么？”四大爷说：“人不服老不行啊，你让开，看洒家怎样摔它！”……